


集部

吳文正集卷三十五

元 吳澄 撰

記

瑞鶴記

神皇聖帝之於天也合一而無間後乎天而我不違天先乎天而天不違我凡智足以知天仁足以事天者其出入往來其游行宴息未嘗不與天俱也見其日監之

在茲豈徒曰高高在上而已哉古聖人以其知天之智事天之仁寓之於祀禮升中於名山饗帝於吉土其道深遠矣是以甘露降醴泉出朱草生四靈假諸瑞畢應非偶然而然也誠之感也如是故謂之體信以達順自祀禮不如古而人主敬天之誠無所寓則專意於禱祠之官焉祠之儀文各殊而敬天之誠一也今皇帝元年之春左丞相傳旨命玄教大宗師吳全節於崇真萬壽宮如其教以蒇事而虔告於天有報也有祈也告天之

辭上自署名省臺近侍之臣肅恭就列罔敢懈怠宗師靜虛凝神對越無二朔南主教之士服其服職其職供給於齋宮者千人步趨進退璆鏘以鳴讚詠倡嘆疏緩以節穆穆以愉夫上皇者靡所不用其極將事之時有鶴自東南而來者三俯臨祠壇飛繞久之乃翱翔而去成事之旦有鶴自青冥而下者二復臨祠壇飛鳴久之乃騫翥而上預祠之臣目覩心異僉欲刻文以彰瑞應既而其事上聞有旨命詞臣撰錄欽惟天子之尊膺天

眷踐天位心與天通若稽諸古一變之樂能致羽物九成之韶能來儀鳳況吾聖天子敬天之誠予誠心之感何所不至鶴者羽物之族儀鳳之倫其致其來固其宜爾且聞先朝祠事亦嘗臻此誠感誠應今昔同符宗師嚴持教法羣工恪奉上意有以協一人之誠召靈物之瑞其美不可以不書庸敢誦言聖天子敬天之心推原古聖人知天事天之道而為之記有見於是有得於斯道者鏡之哉泰定甲子歲季夏之月望日記

都運尚書高昌侯祠堂記

侯之有祠何也從民欲也侯高昌人合剌普華其號也至元間受廣東都轉運鹽使兼領諸蕃市舶時盗賊蠭午鹽法梗滯侯初共招討使答失蠻捕戮再同都元帥課兒伯海牙扞擯遂殄二寇未幾命將出師取海島小夷以侯有智有勇屬護餉道侯至東莞博羅二界中值劇賊横截石彎侯語其下曰軍餉重事畏難退避是不忠也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傷徒步格鬭踣數十

人衆寡不敵為賊所執賊欲生之侯罵曰吾方岳重臣豈從汝蠻賊遂遇害至元甲申二月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後三十五年公朝念侯忠節追贈通議大夫户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高昌郡侯侯之子二長偰文質嘗以江西行省斷事官監臨抽分舶貨至廣令以通議大夫同知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侯之孫六延祐乙卯戊午至治辛酉泰定甲子丁卯至順庚午六科六孫相繼擢進士其第三孫偰哲篤最先登科歷陜西江南

原書卷次訛誤

二行臺監察御史今以中順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政
廉訪司事廉明寬慈是非有公論循良知勸姦惡斂迹
廣之人士咸謂僉憲祖至孫三世惠於南海前時有功
德者皆有祠是邦矧都運其節表表可無專祠相率告
諸當道而請於僉憲僉憲以為吾祖死茲土諸孫幸獲
從故老咨詢敢以祠事煩邦人邪衆請不已乃捐己俸
市材木瓦甓傚濂泉學宮隙地一區其廣六尋有四尺
其袤七常八尺而贏自創祠堂三間於周元公祠之右

翼之以兩廡面之以三門又竪衡門于外癸酉立春日始構踰月告成買田若干畝供春秋時祭契劵出納俾之濂泉學司憲掾前鄉貢進士易景升述邦人士之意求文以記予竊聞禮書云聖王之制祭祀以死勤事則祀之侯之捐軀徇國非以死勤事者歟其得祀宜也而祀典出於聖王之制則貴乎有上之命非下之人私自為之者也葢禮樂征伐當自天子出祀死節之臣大禮也不自天子出可乎後世固有民為官立祠者以其恵

澤在民没而民不忍忘也此禮律之所無有上之人聊徇其情而不禁遏之爾為人子孫之孝其親自有常祀於家豈必别立非常之祀於官而後為孝哉夫祀之非常者可舉亦可廢也可舉亦可廢則非祀典之正典者常也祀典祀之有常者也狄梁公名臣也刺魏州而民立祠祀之既而其子貪虐民毁其祠夫其初之立祀也未足增梁公之重而其後之毁之也為梁公之辱莫甚焉然則孰若其初無祀之為愈哉大抵羣庶之情惟權

勢是趨當其有權勢也諂之媚之何所不至一旦無權勢則不然矣古之君子之圖事也不茍徇於目前而遠慮於永久僉憲辭邦人士之請是也辭之不可而從民所欲然一為之自已而一毫不勞費於民其殆庶幾乎兩得其當而予之所期於僉憲者不止是欽惟仁宗皇帝視儒為寶特開貢舉之途網羅天下英俊自設科以來逮至順初元凡六試士而僉憲一門兄弟每科中選未嘗間歇科名之盛天下無與比雖唐宋極文之際世

儒世科之美及此者亦希冥福之報忠臣也厚矣殊渥之萃一家也榮矣將何以當天貺而答國恩哉況進士所業在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是皆往聖先賢傳道之書書之奥旨豈徒擢髙科取美仕而已盖欲其義理明於心德行修於身政事治於官功業貽於時無少瑕疵有大成立卓卓焉天下第一流使其名聲洋溢乎四海稱譽焜燿乎百代於今於後人人歆羡頌説髙昌偰忠節之家知有此孫則所以光於其祖者惡計祠之有無也若夫

庸庸碌碌無以踰於中人甚或貽咲貽譏於有識而不知愧近年之以儒科在仕路者大率然也僉憲之家世如此人品如此予固望其偉然異於衆詎肯如是夫

江西廉訪司經歴司廳壁記

風憲之官關係人心世道不小也國朝設官之初各道有提刑按察司後乃更名為肅政廉訪其意若曰為治一於刑待天下亦薄矣是以不曰刑而曰政政者正人之不正也政以道之於其先導之而不從則刑以齊之

於其後而豈專尚夫刑也哉濟寧田君賁爲肅政廉訪
司屬官之長參貳得清江范君梈志合德同皆能以若
淡自持清白自勵於時憲官凜凜有風裁而其屬又如
此於是江西之憲職大振予在山中久聞其風至治三
年春被召過洪以所見徵所聞猶信田君涖政之署書
正己二字爲扁予見之益加嘆焉夫肅政者固以正夫
人也正人之具有法有制有禁有令能執政者其察或
至於見淵魚其刻或至於窮穴鼠發擿以爲神彈擊以

為威非不甚可畏也然止姦而姦不止戢貪而貪不戢將欲正人而人愈不可正何也欲正人而不知正人知有其本也正人之本安在正己是已先哲嘗言正己以格物為御吏之方格云者為之楷式也己為楷式以正夫人孰敢有不正者予近而正一司所總之府史遠而正一道所部之郡縣一皆本諸己也表直則影直源清則流清其效蓋不期然而然彼無諸己而欲以求諸人有諸己而欲以非諸人者曾何足以語此哉若田君可

謂知政之本矣予故為志其壁以諗夫繼令之居是官者焉

寧都州判官彭從仕平寇記

縣有尉職捕盜舊矣州之判官職如尉國朝制也延祐二年六月贑寧都州寇作判官彭君以運糧留總管府同知州事趙某攝其職從州長出禦寇七月惟己酉朏越五日癸丑趙與寇遇死焉州無鎮守軍官設捕盜之卒不滿百時平豢安武備無一有聞警亟白之府出私

錢市弓箭疾馳而還繕修壁壘越四日丙辰寇逼城下
關外民居悉燬君畫計謀懸賞𤼵弓機砲躬事矢石率
民兵出城與之角殺寇五六十収衆而入會總管府長
官至萬户府官亦領軍至決寇圍入州城慰安人心州
之長貳與君及大家分城四面而守厥七日壬戌寇退
越七日戊辰官軍與寇戰於延福里君率先衝陣殪六
矢俱殪獲馬二匹寇設伏官軍失利而潰寇復進圍城
君竭力守禦寢食為廢徧告危急於上司糾集兩鄉民

兵七千人八月戊寅旁死魄暨巡檢官率民兵屯州城七里外越翼日己卯寇萬餘人自城下來戰君不避鋒銳而前犀衆齊力薄寇殺死甚衆令卒登高麾旗招城中之兵出内外夾攻寇不能支奔散渡溪水漲不可渡溺死過半寇大衂遁去州城再受圍凡十有二日乃解越四日壬午行省平章政事李公出董師臺憲官咸集有指揮使有副元帥有江浙省平章皆受朝命來督視贛州路長官及萬戶六人總六郡兵擣寇巢穴君為鄉

導首攻拔一砦官軍繼進大蹂殲其醜類無遺酋渠魁就擒始班師州人以寧於是州之士民相率造彭君之庭勞且賀曰君侯勞矣哉寇之圍城經再初守城經七日君侯之功一再守城經十有二日君侯之功二寇之交鋒者三出城殺寇小勝君侯之功三射寇獲馬小勝君侯之功四大戰大勝遂解城圍君侯之功五引軍深入遂淨寇塵君侯之功六保一城之民得免為魚肉君侯之德也救諸鄉之人不化為鬼物君侯之德也敢賀

別君侯駐兵之地曰仙亭背俗傳昔有飛仙爲此而昇舉蓋吉地也戰之日寇旣死於兵又死於水若有寘助然士民願勒石其處以紀君侯之功以無忘君侯之德君蹙然曰噫僕佐州無狀牧馭乖方弗能先事弭變爲民父母而使赤子弄兵延及於良民遭殺戮遭俘虜遭脅從者不知其幾以至攻犯州城震撼隣境徹聞天京中外文武重臣下臨遐陬動數路之兵然後蕩除居者疲於供億征者斃於鋒鏑寇之所汙軍之所歷胥罣蹦

藉而不得以天年終者往往無辜之人也思之痛心言之哽咽可弔也而何賀焉其敢自以為功乎士民曰君侯有功而不居謙矣抑此冦一日未殄則州人受一日之禍死生所繫而非小小利害也君侯之德其敢忘乎哉於是余之友前叙浦縣尹蕭君士資具書述士民之意來徵余文余謂彭君之不居功也其言仁士民之不忘德也其言義上皆能仁則何至於致冦下皆知義則何至於為冦繼自今官吏士民人人為仁義之人則寧

都為善地為樂土矣余亦樂書其美以勸彭君名淑字仲儀濟南歷城人年少而識高慈敏而廉平為州人所稱云

廉吏前金谿縣尹李侯生祠記

予閑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為禹稷伊尹之志茍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胥胥孰知其任之為不輕專務巳肥違恤民瘠壅閼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

兩間以至上干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咴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倐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若金谿縣丞李侯是已尚論邑政之最必曰五事備予謂簡訟均役二事爾戶增土闢盜息三者其效也貪官喜民訟之繁則其需賄之路廣架虛誣告欣然聽納蔓延歲久而不決受誣之人甚則殞身破家事與求直而枉者先有所輸則直者無復得伸役戶

議差之際鬻賣殆遍惟無力請賕者不脫免即此二端
欲民之聊生可乎倖則不然訟者造庭面詰其故稍涉
僞妄往往辭窮或以理感喻之而止所當辨觧責之鄉
都縱或逮問不遣一卒比及至官片言判其是非罔有
留滯雖理屈抵罪靡不心服上司命之鞫訊亦若是户
役一以資産高下為等第來歲之役定於歲杪數户俱
差則考驗其力以多寡其日分如衡之平無所低昂由
是民不可為欺而訟自簡吏不可為姦而役遂均訟簡

役均縣之大綱舉矣此外皆具目也事倘便民諸利畢興倘不便民纖害必除有關係於倫紀風教者尤切切富既獲安民亦樂業百里之内一和如春隣邑疎慕恨不得為金谿之民俟宰邑凡四初宰華容繼宰臨湘二邑各處三年如一日後宰高安郡以私而撓縣政俟澁官甫七日遽棄去金溪之治視華容臨湘無異俟之所以過人者非他其善有五而廉為本廉一也明二也仁三也能四也公五也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為吏

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肆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躪躒畧無惻怛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剸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者難矣哉而侯獨兼有之所以卓然為當今治邑之最歟侯資質美而益之以學公餘手不釋四書喪祭一遵朱氏家禮燕坐之除扁曰潔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踐行絜矩之實者也匪但揭名扁之虛而已在金谿六年其去也士民思其德傳以紀之者數千言詩以頌之者數千首又立生祠於學宮去已四年而復來請予記將欲壽其祠於永遠予觀漢循吏傳六人始文翁終召父蜀郡南陽世世祠之今侯得此於民與漢之循吏異世同符予素知侯名樂道其善侯名有孚仲方平陽人善譽著聞擢與風憲浸浸向顯用或曰侯嘗書廉勤公慎恕五字於壁今稱其廉明仁能公何哉曰彼之五

字侯之所以自勵也比之五善予之所以美侯也恕即絜矩之謂乃其所以仁所以公者曰仁曰公恕在其中矣曰明曰能侯執謙而不以自居其於五善孜孜勉力而不怠者勤也翼翼小心而不恃者慎也侯之自勵予之稱侯其究一也抑侯之善五而予特表之曰廉吏葢撫五善之本而云請予記者前之縣尉曾文樞暨金谿之士彭瑀

臨川縣尉司職田記

制祿者馭臣之柄也重祿者勸士之經也夫君之馭其臣而必重其祿何也厚之也欲其有以贍於家則可以無所營於私而得以專其治於官也三代以下祿之等差降殺雖不一而俾居官之人足以自養則其意同也國朝之制凡官於内服者月有俸幣而又有廪粟焉官於外服者月有俸幣而又有職田焉職田之制通行乎天下而亦或無公田可給有所偏頗不能均一上之人莫之知也縣之置尉舊矣官雖小而職則要近年廉恥

道喪貪濁成風官資清顯而不能廉者有矣况在庶僚之位者予田禄豐盈而不能廉者有矣况無職田之養者乎臨川撫之附郭縣也而尉司無職田齊人張雩從事風憲初授將仕佐郎來尉臨川獨潔於羣污之中而其才又與其志稱明不可欺毅不可犯盜賊息於境胥徒閑於庭郡縣之獄訟紛糾費爬梳遷延未結絶者上官率命之訊鞫剖疑無所停滞擊强無所畏避審决一一得其當廉能之聲遠播已雖能守深慮繼其後者之

不能然乃以臨川尉司無公田之故聞於上撫州路嘗增設治中一員後不復設而其所占職田在官行中書省於內給一頃為臨川縣尉職田從張尉所請也歲収之米以斗計可三百五十有奇郡府易原鄉士饒宗道嘉邑尉自守之廉而心公慮遠如是請記其中以貽永久而田之條段載諸碑陰焉予謂士之廉如女之貞固已分當然之事雖凍餓迫之刀刃臨之寧死而不改節豈顧禄之厚薄哉而禄欲其重則君之厚於其臣也君

厚其臣而臣不自勸以報其君者非人類也居今之世而見張尉其人蓋千百不一二予烏乎而不喜談樂道之乎世亦間有號為廉者廉於始而或不廉於終廉於此而或不廉於彼廉於位卑之時而或不廉於位高之後廉於得寡之處而或不廉於得多之地覔焉偽廉以釣名焉耳噫嗜利無恥而真貪者剽掠之寇也若釣名無實而偽廉者穿窬之盜也相去追不能以寸張尉字志道益都沂州費縣人其籍儒家也諳吏文習國語已

能廉而願人之皆為廉可嘉已予爲予而不喜談樂道之乎

撫州路達魯花赤禱雨記

至順三年六月不雨至於七月水田乾圻稻苗委瘁早熟之稻僅収已損其半民情惶惶所在禱雨俱未應驗撫州路元侯答不花蒙古人也自總管劉侯致仕而去郡事叢於一身憂民之憂日不遑食夜不遑寢六月二十一日以後日領官屬哀籲上下神祇彌旬彌月食素

宿外内訟自責誓不得雨不止迨及七月下旬旱勢逾
劇侯曰吾祈澤於道觀僧寺心慮殫矣崇仁華蓋相山
其山高峻興雲致雨夙稱靈應曷往祈焉乃於二十四
日午離郡行百餘里三更至崇仁縣分遣崇仁令崔顯
詣相山躬詣華蓋山四更而起行百餘里憩山之陰距
山巔四十里而宿二十六日癸巳晨興及山麓草屩步
行而陟午至山上達誠於山靈忽雷聲震動午後下山
旋得雨二十七日二更還次崇仁縣又得雨二十八日

乙未子初刻離崇仁縣午至白虎窰距郡城三十里大雨至龔家渡距郡城十五里再雨未時還至玄妙觀隂霾四合又雨其夜一更後密雲布空風雷電交作雨大降二十九日五更雨大降亦如之經一時之久三十日辰時雨復降侯之誠感山之靈應如響之答可謂神速已侯曰雨雖應祈恐遠近旱甚有未霑足吾其申請於社稷命郡士檢尋天旱祈社稷壇禮八月二日巳亥昧爽前率僚佐祭於社稷壇儒生贊相一遵禮典侯拜跪進退

心敬容肅終事不忒祭畢四日五日六日之夜皆雨或滂沛或淋漓漸而不驟膏潤浹洽而雨意未已也七日之昏大雨達於八日之旦竟日綿綿而不斷絕三日以往為霖其此之謂歟郡之父老咸曰此郡四五十年以來未見有郡侯如此憂民如此敬神者亦未見有祈雨得如此靈應者我民咸願紀其實以無忘侯之德澄之子京竊祿郡庠每日奔走從侯之後予就養於子亦留郡城親見郡侯憂民之仁敬神之誠禱雨之應因父老

之言順郡民之願而叙其事如右噫旱暵天數也祈禱人事也以人事回天數豈易哉諸侯得祭社稷及境内山川古之禮也旱而求雨則祈於其所得祭之神侯不憚勤勞觸冒炎暑躬造名山且為百姓請命於侯社既協於禮又盡其誠自登山之日以至於七月晦一雨二雨三雨四雨五雨六雨七雨八雨自祭社之日以至於今亦復一雨二雨三雨四雨五雨六雨而遂竟日以雨涸澮通流枯澤潴溢千里之旱頓蘇前已巳歲大旱庚

午歲大饑民之莩死奚翅數百千人令兹之旱弗救將
復如前矣侯竭其力以活數百千之民命其心也誠之
篤故神之應之也速其德也仁之諶故民之感之也深
予素居田野稼穡是寶與斯民同感侯之德者也

晉錫堂記 見楚國程文憲公雪樓先生五世孫行在吏部郎中南雲家藏墨蹟

大德八年十一月廣平公除翰林學士九年五月命下
促行行有日乃八月甲申治予舍於中和堂之西偏將
俾中子少子行昏禮於其間晨鳩工未逾時再命下使

及門命云仍翰林學士議中書事馳驛赴闕正從馬四疋於是郡邑之長屬閭里之耄倪遠近内外之友親咸集舉手賀曰公之位朝著被寵光其素也今以儒臣預政前所未有是不為公一家賀為天下賀越十日新堂成於是侈上之賜以為斯堂榮而名之曰晉錫吳澄曰晉卦正體之象二上離下坤坤順之臣進而近離明之君也互體之象二中坎中艮少二男蓄育於君臣際會之時也公方繕營私室為其子承家嗣親計而天恩適

以是日至夫豈偶然之故哉葢天之祐忠賢非立於其身於其子孫綿綿延延百世未艾者其符如此公之晉與齊桓之觀否魏畢萬之屯比實同其吉請以齊魏之占贊公之名可乎堂之前曰朝暉閣離之大明初出也后曰衍慶樓坤之厚德無量也合之亦為晉公曰子其善頌者與書以為記是月廿五日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臨川吳澄記

吳文正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三十六 七

御史臣郎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祝堃

吳文正集卷三十六

元 吳澄 撰

記

建昌路廟學記

唐以來立廟設像以祀先聖於禮未之有稽而所以致其嚴敬則隆矣建昌郡廟學因地之勢其位東向有燕居殿在西北隅此他郡所無者廟廡之左書閣之後皆

學地也民僦而營居焉廡左之居編户鱗次近逼廟壖喧雜不静閣後之居面北背南構宅一區横截其間廟與燕居離隔爲二别啓一門向西不共前廟之門而出今天子御極之初念民生休戚繫於郡縣守令精選其人擢江浙行中書省郎中薩德彌實爲建昌郡侯治政既優教事尤虔暇日戾學宫目覩心惟將更而新之教授方君壽條具所宜凡學地民屋悉令撤去改造以地歸之學俾廟學前後通達無礙繚以宫牆相其他不中

禮度者循序完整前守趙侯所積學計歲會有羨可如
侯之志邦伯答失帖木兒屬之長宋貞僉議允諧從祀
繪像於壁歲久則漫易以木刻神像百有五左右各八
室以奉廟之前庭迫窄春秋朔望行禮不足以容外門
之東舊為教官之署乃撤其屋遷戟門於外距廟之前
霤一引五尋視其舊加四常有二尺戟門之外鑿泮池
如半月跨以石梁池外如舊建櫺星門門外甃街道為
通衢南北兩端樹命教門各一加封勉勵詔旨龔右重

鐫二碑亭對峙於泮池之側燕居湫隘不稱官有廢屋如殿之制廣三常有二尺深三尋有六尺六寸徙置閣後所撤民居之地以為燕居殿與前廟相直東向頗與右之前廟後寢類築壇三城廣仞崇三尺有五寸象闕里之杏壇先賢祠翼其右太守祠翼其左增祭器備樂器補書板葺齋舍作庚廩教官舊署既撤學之西南有尹周氏居半屬學地以其屋來售適舒嗣隆代宋貞為郡屬之長志合謀同贊助其決遂酬其直得尹之居以

居教官周之居以居正録氣象軒豁足以表師儒之尊其北隙地為聽事之所二一以待衆官之公聚一以待教官之公坐自泰定元年肇始至四年迄于成門廡殿堂燕居祠宇以及庖廩與教官貳長之廨舍周圍内外南北之廣二引五常東西之深六引四常有六尺從衡端有規模恢廓圬鏝炳煥道路平衍煒然壯觀士民驚嘆以為昔所未有非郡侯心量之宏志力之堅何以臻是會邪伯怯烈貳守劉珪府判伯顔察兒郡屬張賡劉

秉忠克協克一前教授倡議之後郭建中嗣教職丞侯之令惟謹正錄石良貴岳天祐也蒙古字學教授楊太不花董斯役郡吏李方平王進周植也役既畢鄉貢進士盱江書院山長聶公幷述郡士之意請紀其績雖侯累任風憲廉能聲實著於遠邇今為民父母有治有教其美可書也雖然敞學宮以育人才者官之事進學業以應時需者士之事時之事繼令郡居共游豈曰涉獵記誦衒飾辭章以釣名媒利而已必真明經而心之所

得能得聖賢之心必真修行而身之所行能行聖賢之道庶幾上不負聖天子取之用之之仁下不負郡賢侯勉之勵之之義哉

潮州路重修廟學記

二廣南服之極南也三陽又東廣之極東也古先聲教之曁於其地也葢不與中國同然天之生斯民也民之秉是性也豈以地之遠近偏正而有異哉或謂潮人始未知學自韓文公為刺史而後士皆篤於文行夫韓未

至潮以前固已有趙德其人惡得謂之未知學乎國朝承宋文盛之餘潮之士學非唐元和時比矣至元戊寅郡庠燬於兵憲官牧官繼繼修復而未克完也丁侯驟之典郡也講堂齋舍初構張侯處恭之按部也廟殿門廡略具潮人以為卑小弗稱王祀先聖之儀悉願更造以民則蔡氏献石柱二十以官則判官小雲赤海牙助緡錢百千既有其資議遷孔廟於學之右明年僉憲任侯仲琮躬率諸官捐俸面命郡士輸材於是大成之殿

不日而成巍然其隆也廓然其敞也又明年郡收王侯
元恭華之以黝堊之飾翼之以左右之廡民居叢雜喧
聒逼迫曉諭而徙之地域混并繚以宮墻尊嚴閟侐昔
所未有又私出錢五百緡塑兩廡從祀像明倫堂棟立
孔廟之左於是潮之廟學歷五十餘年而始大備董營
繕者學正劉貢珍教授李復也至順三年春有事大聖
廋告成績邦人士咸喜乃來請文以記臨川吳澄曰王
制以泮宮為諸侯之學魯侯修泮宮頌於詩而不書於

春秋何也葢春秋常事不書非常乃書修學常事爾然則潮學之記其效詩人頌美之辭歟抑倣春秋紀事之筆歟澄謂他郡之修學常事也潮郡之修學則非常也何也潮之東廣諸郡之最中人以下往往喜仕於其處亦有素號勝流一旦入境如飲廣界之泉然靡不毀節敗名安於浴汙泥坐穢溷而不悟豈直司收者忘其所以收雖或司憲者亦失其所謂憲如是徇物而喪已滅理而窮欲之夫又焉知崇士學廸民彝之當務令而司

憲有若任侯馬司牧有若王侯馬其篤意於廟學也事之非常者也可不特書乎前之張憲丁牧及郡判官事俱可書也然春秋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古以示懲今余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衆以示勸也嗚呼世之凡庸誰不受變於流俗惟其豪傑不然豈仕潮之官而無一豪傑乎澄嘗考古驗今竊窺天下之故而知在上之教固能導率其下以革易其所習在下之俗亦能感動其上以轉移其所為虞芮二君爭田一覲周民之讓畔

讓路赧然自愧而息爭潮之士果能明經果能修行其治心其治身瑩然清徹如秋水之無滓皎然潔白如冬雪之不塵雖隱處未仕人人望而敬潮之官倘見如此之士雖有繆戾亦必頗有慚怍雖未幡然改悔亦必少戢其縱恣繼今以往余於二三千里之外聞潮郡之仕廡循接踵則可驗潮士之學足以轉移其上而非止如今也潮之士其勉哉

南安路儒學大成樂記

天子所與分治其民者侯牧也封建為郡縣而郡太守實古侯牧之任其治民也有政焉有教焉政以導之使不為惡教以化之而使為善也教民必自士學始後世教民之道雖不能純如古而牧民之守必崇士學則由漢以至於今未之有改也崇士學之目不一而尊立教之人為之綱古之建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而春秋入學亦皆釋奠示不忘本也吾夫子為萬世儒教之宗歷代尊事隨時而舉至唐開元而服兖冕之服正南面

之位祀以王禮遂為定制凡釋奠者必大合樂因古釋奠之名損益其禮以祀夫子祀必用樂者倣古也唐宋金之禮葢相襲而無甚異國朝既得天下郡縣儒學悉如舊世祖皇帝於京師首善之地肇創國子監學春秋釋奠以前代之樂行事列郡遵而行之南安居以西之上游中大夫東平張侯昉來守怵然以夫子廟樂未備為惕乃議興樂命教官制樂器於廬陵命學職取磬石於眞陽箕簴鐘磬琴瑟管簫笙塤柷敔之屬靡不工且

良延致能其事者為之師而教習焉樂器之至也躬出郊而迎樂事之肄也時入學而視必恭必虔罔或懈惰其敦禮樂也所以尊聖師其尊聖師也所以勵士學其勵士學也所以成善教而為善政之本斯其無負於牧民之寄也已侯之初下車也知往年虛增之賦為民害即日上聞祈除免以蘇民力閔民之心如此其施於政可知也雖然政者侯之所自為也教則非侯之所可自為者侯於教之綱知所先矣教之目也如之何令之士

學無不讀書為文也考其持身未必皆能介然而義也逮其臨民未必皆能惻然而仁也民之儀也而於仁義之道或不能無虧則何望其能表率鄉里薫其民而化之為善也哉俟於士類中擇其知孔聖之道者講求其意條陳其目以教令之士俾不廢乎其所已學而兼進乎其所未學一一如吾夫子之所以教於經則明於行則脩可以厚倫可以美俗士風丕變民風亦丕變將見南安之境人人相敬讓相慈愛藹然為仁義之民而無

復有辨爭竊盜之訟至官府則侯之治郡又奚翅如漢文翁之治蜀唐韓子之治潮而已哉吾里陳幼實掌南安屬縣之教承侯之命徵予文以記樂之成也故予得以盡其言教官廬陵馬某也

## 臨川縣學記

自唐末衰亂迄於五代文治中否宋興數十年間漸復承平之制臨川撫之負郭邑也咸平庚子邑令陳從易始建學學在郡城東南隅據青雲第一峯之右地勢亢

奐人蹟稀踈喧囂之聲華靡之觀不接耳目於學者游處講誦為宜歲久屋潡後百餘年當隆興甲申邑丞郎餘慶重修之嘉定庚午朱子之門人黃文肅公幹寔宰斯邑建詠仁堂於明倫堂北既而趙令崇尹新明倫堂文會堂及兩序齋舍四東曰尚志親仁西曰務本好禮嘉興庚子李令義山復新大成殿及兩廡戟門作亭青雲峯之巔以暢闔適眺望之趣淳祐己酉趙令必瑛又市民地拓其境作外門而學宮完美矣國朝因前代尚

文之治汲汲以勉勵作養為務由至元元貞大德至大詔旨丁寧有隆無替皇慶延祐貢舉既行則雖中人以下皆知所勸文治可謂盛矣而臨川之學逮今又將百年未有重修者也成都馬壽長來為令周視學宮意有弗稱亟令學官葺理教諭鄧文奉命唯謹倡率邑士不憚勞費材木之朽腐者易瓦甓之缺壞者增墻壁之破者補之楹柱之攲者正之蓋覆比密朽鏝輝炳學計不損一毫而王祀之宮羣居之室煥然一新既落其成衆

士咸喜以學宫舊無碑刻懼事迹久遠湮没欲備始終
傳永遠而屬記於徵余竊謂文儒之尚此聖世之厚恩
廟學之修此賢令之善政雖然有治有教今日文治浸
盛而文教猶有當明者焉前令黄文肅公以朱子之學
教臨川之士流風未泯朱子之學宗程而祖孔孔子之
道皦如日月人心所同得也究其禮踐其事以吾心之
所同得契聖人之所先得知必真知行必實行豈徒剽
掠四書五經之緒言以趨時干進而已哉臨川之士繼

自令勇猛奮發洗濯刮磨以革舊習以涉聖涯一旦丕變士習之新與學宮而俱新雖俾臨川以為洙泗可也夫如是可無負於聖世長育之仁矣夫其可無戾於賢令承宣之義矣夫

## 宜黄縣學記

宜黄撫之支邑宋皇祐元年邑令李詳始建學南豐先生曾文定公為之記學近社壇遺址今不可考後徙城隍廟北紹興初燬鄧令庚改築於縣治之北葉令上達

又改築於北門石下而以舊學為尉治鄧令昌朝病其近水墊隘乃從令所紹定庚寅鄰冦犯邑官舍民居燬者過半而學獨存淳祐初趙令希點黎薄璹更造大成殿御書閣陳尉家祠邑之先達於左右廡實祐閻楊令允恭復新兩廡四齋至元丙子再燬越二年教諭成都胡端宜即其基營構大德乙巳居民失火又燬廡訪分司郝侯鑑廵按適至名諸生議重建以命邑長愛忽都魯時學官去職邑士李仲謀董其役取材於官山士之

有力者捐貲以助未幾廟殿成講堂成兩廡從祀之室各五齋舍四各三間中門五間外門六楹立先聖像至大辛亥教諭南豐陳敏子增陶瓦容覆門廡立四先師從祀十子像又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祀邑先達樂公以下十二人先是前進士鄒次陳書來徵記至是教諭復以請將刻南豐先生舊記於石以與新記並嗚呼學校庠序之設自三代至於今凡有社有民者率莫之敢後誠以國命繫於人才人才繫於士學也夫士之為

學豈待官之建學哉然而官必建學以居夫士俾為學者於是乎學焉厚之也上之厚之者如此士之自厚者當何如耶故居學而不為學自薄也為學而不知所以學自誤也所以學如之何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是已嗚呼三代而下正學湮没士各以其質之所近意之所便為學學其所學非三代之士所學者也若南豐先生之記在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而其言精詳切實體用兼該有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者宜黄雖

小邑自昔多良士繼自今士之為學人人能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則合乎程接乎孟以上達乎孔氏不待他求也於心有得也於身有守也於時有用也斯無愧於居是學矣不然不學者業荒行毀其為學者又不過誇記覽衒文辭以釣名聲干利禄而已是豈上之人所期於邑之士者哉

樂安重修縣學後記

皇慶元年樂安陳仕貴以前學録攝教邑學承邑令劉

汝弼命與諸儒恊心重建夫子廟殿余為之記其成然講堂齋舍左右廡內外門未及一一修也延祐三年豫章鄧鎔為教官時邑長倒剌沙提調學事議修之四年冬邑令黄棟孫至長倡其議令成其謀而教官不憚勞以躬其役有富家捐至元楮一百貫專修講堂諸儒率皆有助由內暨外靡不用工若左右四齋若東從祀室傾者支闕者補楹㯹椽桶之朽者易若西從祀室㢢壞已極不可支補則撤其舊而構架中門當廟殿之前外

門在東南之隅黃令悉命新造宏敞其制靈星門亦新
竪立崇廣踰於舊賢牧有祠以示有功於學者必報又
創公廨三間於外門之側庖廩位置各得其所凡上而
陶瓦之覆下而瓴甓之甃內而鏝飾之麗外而墻堵之
周咸煥然而一新繢繪兩廡諸賢像銅鑄爵尊罍洗篚
籩等器於是樂安之學既完且美復請余作後記余謂
官之修學職分所當而能加意勤力若是益可尚已至
於士之為學其當加意勤力甚於官之修學可也苟官

修其室屋而士不修其行業則游居於學將何為哉宋末儒科之盛樂安甲於諸邑皇元肇興貢舉而樂安得士又他邑先雖曰士所以學不止乎是然秉其氣數之新勉勉勿怠異時學術大明端自今日學舍一新始俾見者聞者莫不嘉歎敬慕不其偉歟此亦一邑治官教官之所顧望也

武城書院記

武城書院吉永豐曾氏之所建也其名武城何本曾氏

之所自出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其苗裔有自魯國徙江南者故南豐之曾追述世系以為曾子之後而永豐之曾亦然葢武城之曾盛於魯越千數百年而南豐之曾始盛南豐之曾盛於宋又數十年而永豐之曾繼盛兄弟俱仕翰苑其父前進士宋之監察御史元之儒學提舉也因子貴追封武城郡伯於是設書院祠先聖先師以及其考以處宗黨來學之人翰林之長移文集賢院轉而上聞朝議可之俾推曾氏子孫

之儒而賢者掌其教予自京師歸而曾氏請為記其書院興創之由予觀前代書院皆非無故而虛設者至若近年諸處所增不可勝數襲取其名而已有之靡所益無之靡所損曾氏自謂先師之胄而為請於朝者且以上傳道統下繼祖風期之其待之至厚責之至重矣豈可復如他處書院之有名無實也哉然則武城之教宜何如學曾子之學可也曾子之學大概切已務内無一毫為人徇外之私必孝弟必忠信行必無玷言必無偽

使近而宗族遠而鄉邦萬口一辭稱之曰君子而後可以庶幾焉不然有一疵疢人將議笑而徒以涉獵故實衒飾詞華為學恐非所以繼祖風也況於道統之傳而敢輕議哉澂也氏雖非曾而所願學者在此用敢為武城後世之子孫勉武城伯名晞顏翰林直學士名德裕者其仲子也應奉翰林文字名巽申者其季子也

## 廣州路香山縣新遷夫子廟記

廣為百粤之地三代政化之所不及漢晉而唐俗漸漸

易至宋彌文香山縣最後置其初東莞縣之香山鎮也紹興壬申始陞為縣距宋亡百二十年耳而士風亦然能與他邑相頡頏國朝崇文仍前代之舊教之所暨無遠弗届而教事之隆替亦繫乎治官之能否焉盱江左祥職於翰林之國史院十五年泰定乙丑勑授承直郎廣州路香山縣尹其在院也傳言而言達辦事而事集余覘其才之能官也久矣及既赴官余亦歸田然江廣相去三千里餘聲迹了不相聞越四年戊辰調潮州路

經歷以書來言曰祥以非才濫膺民寄思治之本在乎教也涖官之初首謁先聖廟廟直縣治之西卑濕隘陋於嚴祀弗稱謀之同僚擬更諸爽塏再至學俾教官名集郡儒議咸曰縣東有文廟舊基後枕崇崗前瞻筆峰土質燥剛山勢拱抱宋末遷於今所遷之後士風頹衰今復舊所為宜乃與同僚往視其地果如衆言有前直學楊仲玉起而言曰倘或遷廟與前教諭高玄生願獻棟梁柱礎已而郡士各備大小材木以供用節縮養士

餘貲市瓦甓等泰定丙寅孟秋興役次年春先構大成殿崇三尋有六尺廣倍其崇深視其廣殺四之一仲秋落成次構儀門九檁九間其崇常有二尺廣十有三尋深三尋有一尺季冬落成惟明倫堂東西廡未完祥既去亦儲木石屬同僚嗣成之至順辛未左尹來過曰祥官潮陽香山縣之舊僚及其教官與邑士營造明倫堂東西廡已畢其堂十一檁中五堂崇常有二尺廣七尋有七尺深三尋有一尺夾室左右各二其崇殺於堂三

尺其深如堂其廣五常有一尺天歷己巳冬構次年春成東西廡七楹各十一室其崇視堂之夾室深亦如之南北之修七常有一尋至順庚午冬構今年夏成祥在潮陽已歷一載之上謁告二親來歸靖惟仕於嶺海間至再幸免瘵曠而香山小邑獲遷廟學於吉地始謀雖出於祥而終成其事實賴邑僚邑士之力邑之長那海邑之貳張仲谷教諭陳介湯思義黎某邑士之輸材竭心者楊仲玉高玄生陳志袁珏也敢蘄先生紀其始末

垂示永久以無忘僚友士友成終之勤予謂左尹有三善令之居官者唯私於己何恤於民而尹無私於己有志於民其善一也或優於政不暇於教而尹既優於政又及於教其善二也官之政教去官則已而尹雖已去官猶不忘在官未竟之事視官事若家事焉其善三也甞稽郡志宋紹聖間廣守章楶以郡學在中城西近市喧雜諸生百五十一人合辭請擇地而徙遂參陰陽家之說遷學於牙城東南隅左尹之遷縣學也由西而東

與二百年前章守之遷郡學時異事同昔章守自作遷學記期廣俗丕變如齊魯今左尹之屬記於予也所望於香山之士者其亦如章守之心乎然則廟學既遷而新矣士習之遷而新者宜如之何曰貢諂頌行具有謨訓爲士者亦惟明經修行焉廓志破愚趨義舍利存理去欲長善消惡此明經之效也能孝能弟能慈能睦能忠能信能恥能讓此行修之實也經不明行不修而徒綴緝程試之文眯眩主司之目以攖科名茍官禄而已

則豈惟近負聖朝之恩遠負聖師之教抑寧不有負於邑宰新廟學以新士習之意哉

樂安重修縣學記

宋紹興乙巳割撫吉崇仁之四鄉置樂安縣置縣之六年令魏彦材始建學建學之七年清江謝尚書諤時為攝尉令王植委之考進諸儒不滿二百葢創縣未久教猶未洽也其後十倍於初迨宋季年升國學貢禮部登進士科者甲諸邑雖其所尚未離乎文藝然以後創之

邑百年間士學彬彬如此亦可謂盛也矣縣學之建百二十有二年而地歸於大元壤土遐僻干戈搶攘人士逃生救死不贍遑及絃誦俎豆事哉足跡之布於學者無幾宮墻之内鞠為茂草固其所也既而兵難稍紓軍官王佑周視廟學惻然興懐不謀於邑僚不資於士民躬役卒伍取没官廢屋之材構講堂一新之越數年堂復敝邑士陳士貴率其弟進市民屋五間葺任以至徹其舊再新之又新中門三間葺廟殿并兩廡從祀有室

肄業有齋繚以三門庖廩具完令王英簿董進教官前大學進士董德璧諸儒力也皇慶初元廟之前守將壓令劉汝弼議更造築基崇於舊二尺教官闕具以陳仕貴攝事資取於其家材取於其山先為之倡而學之士及邑之好事者捐費以助仕貴之弟善司其出納令於公事暇督視不倦八月鳩工九月竪楹明年秋告成奉聖師從祀神像復於新廟行上丁釋奠禮士咸集僉言曰當今文教懋明於上士氣未大振於下而吾樂安自

甲申辛卯甲午至於壬子廟學棟宇四新矣官不敢以不切而弛未遑而慢士不敢以有費而辭有勞而憚昔夫子之作春秋凡興造之事新延廐書新作南門書新作雉門及兩觀書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也春秋刑書也常事不書失禮失儀乃書書之者貶之也所以示懲也詩之有頌頌其美也得禮得宜而頌頌之者褒之也所以示勸也廟學之新也事之得禮得宜孰大焉既未能効史克之頌而遂使泯泯無傳焉以

勸後始於不可於是請記興造歲月於石以傳方來予稽樂安建學之始攝尉謝公首為之記其所期於樂安之士者甚厚期之以臨川之王期之以南豐之曾期之以廬陵之歐陽清江豫章之劉若黄而猶未已也將藉之以問津以詣聖門以歸於仁義道德不欲令人有愧於古士之自期其可不如公之所期者乎嗚呼聲利紛爭身外事也道德仁義性所固有求則得之不待資借於人振拔而追前輩之高步謝記已云予何言哉本

其末而末其本高其卑而卑其高非所以答官府修學之意非所以副朝廷用儒之實也

吳文正集卷三十六

吳文正集卷三十七

元　吳澄　撰

記

嶽麓書院重修記

天下四大書院二在北二在南在北者嵩陽睢陽也在南者嶽麓白鹿洞也其初聚徒受業不仰於公養然嵩陽睢陽白鹿洞皆民間所為惟嶽麓乃宋開寶之季潭

守朱洞所建其議倡自彭城劉嶅而潭守成之也時則陸川主簿孫邁為之記紹興燬於兵乾道之初郡守建安劉珙重建時則有廣漢張子敬夫為之記德祐再燬於兵大元至元二十三年學正郡人劉必大重建時則有奉訓大夫朱勃為之記逮延祐甲寅垂三十年矣𡾏陵劉安仁來為郡別駕董儒學事覩其敝圮慨然整治木之朽者易壁之漫者圬上瓦下甓更撤而新前禮殿傍四齋左諸賢祠右百泉軒後講堂堂之後閣曰尊經

閣之後亭曰極高明悉如其舊門廡庖館宮墻四周靡不修完善化主簿潘必大敦其役朱某張厚相繼為長具始末請紀歲月余謂書院之肇創重興與夫今之增飾前後四劉氏道同志合豈苟然哉開寶之肇創也葢惟五代亂離之餘學正不修而湖南遐遠之郡儒風未振故俾學者於是焉而讀書乾道之重興也葢惟州縣庠序之教沈迷俗學而科舉利誘之習蠱惑士心故俾學者於是焉而講道是其所願望於來學之人雖淺深

之不侔然皆不為無意也考於二記可見已嗚呼孟子以來聖學無傳曠千數百年之久衡嶽之靈鍾為異人而有周子生於湖廣之道州亞孔並顔而接曾子子思孟子不傳之緒其原既開其流遂衍又百餘年而有廣漢張子家於潭新安朱子官於潭當張子無恙時朱子自閩來潭留止兩月相與講論闡明千古之秘驟遊嶽麓同躋嶽頂而後去自此之後嶽麓之為書院非前之嶽麓矣地以人而重也然則至元之復建也豈不以先

正經始之功不可以廢而莫之舉也乎豈不以真儒過化之響不可絕而莫之續也乎别駕君之拳拳加意者亦豈徒掠美名而為是哉其所願望於諸生葢甚深也且張子之記嘗言當時郡侯所願望矣欲成就人才以傳道濟民也而其要曰仁嗚呼仁之道大先聖之所罕言輕言之則學者或以自高自廣而卒無得論語一書大率示學者求仁之方而未嘗直指仁之全體葢仁體之大如天之無窮而其用之見於事無所不在邇之事

親事長微而一言一動皆是也飲食居處一不謹焉非仁也步趨唯諾一不謹焉非仁也溫凊定省一不謹焉非仁也應接酧酢一不謹焉非仁也凡此至近至小甚易不難而明敏俊偉之士往往忽視以為不足為而仁不可幾矣嗚呼仁人心也失此則無以為人曾是熟於記誦工於辭章優於進取而足以為人乎學於書院者其尚審問於人慎思於已明辨而篤行之哉

瑞州路正德書院記

瑞州路正德書院蒙山銀場提舉侯君李蘭奚所創建也夫荆楊貢金從古以然周官丱人掌其地守之以禁而取之以時葢猶秘其寶於地藏其富於民而不盡括其利於官也蒙山跨瑞袁臨江三郡之境固為寶藏唐以前未之聞宋之中世山近之民頗私其利而置場設官自國朝始職其職者旦旦惟利之是圖既無治民之責誰復有教民之意哉當衮衮興利之場而切切興學之務其人識慮葢遠矣然創建之初功未完而侯君去

至於今二十餘年田租薄少不足以贍給室屋日就敝壞延祐二年夏提舉陳君以忠至祗謁先聖顧瞻憮然即日修葺殿堂門廡煥然一新塗塈堦除甃砌端好聖師像位龕帳案座靡不整嚴置田增租歲入可二百斛比舊多十之七八其費一皆已出無所資於人延請師儒招集徒衆誦習其間公退之暇躬自勸督佐其經畫者前龍興路學録鄒氏則也予嘗歎天下誘於其名眩於其實者總總而是若此書院之設豈徒徇其名

而已固將責其實也蒙山僻在萬山之偎近於賨賃則其民貪遠於都邑則其俗陋身不游於庠序則耳目不濡染乎禮義殆如孟子所謂飽煖逸居而無教者矣故夫居之以羣居之地教之以善教之人俾學者於是而學其當學之事此陳君所以繼侯君之志也而諸人所以副陳君之心者何如哉是有在於學者而猶有繫於教者焉今之所以教所以學其最下不過追隨時好以苟利祿其稍上不過采擷華藻以工辭章又稍上不過

記覽羣書以資博洽其最上亦不過剽掠先儒緒論以談義理之四者皆虛也而非實也古者二十五家之里門有塾塾有師不特為士者學民之朝夕出入必受教而後退是以風俗厚倫紀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族姻鄉黨相交相助扶持藹然仁讓忠敬自家庭達於道路雖閭巷之民莫不有士君子之行當時之教必有異乎今者今之教於書院者誠能如古舊習丕變而蒙山之民新矣不然教之數十年猶夫人也書院之名曰正德而

於正民德之實安在陳君之所期果如是乎陳君瑞之為安人寬易倜儻重義輕財嘗冶銀於興國所獲贏餘悉以施與客遊天京為貴近所喜受中旨來涖是官先是課不辦民力重困又取木炭於瑞州龍興不勝其擾為言於當路凡場所輸殺四之一官自買炭擾不及於二郡律已公廉而辦課優敏公私便之觀其所職於已者若是其實則其所期於人者從可知也

明經書院記

六經之道如麗天之日月亘古今常明者也夫明者在經而明之在人聖學榛塞俗學汨迷人之能明之者鮮矣漢明經專門其傳授也章句訓詁而已唐明經專科其對問也文字記誦而已宋初學究即唐明經也後罷學究而進士改習經義名非不嘉要亦不過言辭之尚逮其體格之變至宋之季年而敝極識者憮之新安胡氏之先唐末有以明經舉者十四世孫淀建塾於始祖讀書之析日從其父暨諸父講學其間既而病其湫隘

也乃與弟澄族父炳文議改築西山之麓為屋數百楹右先聖燕居之殿左諸生會講之堂又其左齋廬四又其前二塾扁曰明誠敬義山巔構亭據高望遠經始於至大庚戌落成於皇慶壬子畀之土田輸其歲入以養師弟子淀所畀以須計者三澄所畀以畝計者五十知州黄侯惟中命炳文掌教事彰既往之美貽方來之謀請於上而以明經書院名踰年貢舉制下取士務明經學與所名若合符契介其鄉人樂安主簿汪震祖來言

俾記其始末余謂明經之名一也而其别有三心與經融身與經合古之聖人如在於今此真儒之名經也句分字析辭達理精後之學者得稽於古此經師之明經也鸞窺壁聽涉躐剽掠以澤言語以釣聲利而止此時流之明經也漢唐未暇論三代而下經學之盛莫如宋其言裨於經可傳於後者奚翅數十家泰山之孫安定之胡其尤也所守所行不失儒行之常固其天質之異抑其學術之正於經可謂明已而未離乎經師也必共

城邵子必舂陵周子必關西張子必河南二程子而後為真儒之明經蓋其所明匪經之言經之道也嗣邵周張程者新安朱子也易詩四書之説千載以來之所未有其書衍溢乎天下況新安其鄉遺風餘響猶有存而未泯者乎然則胡氏振振之子孫新安彬彬之俊秀與夫四方來游來觀之士覩書院明誠敬義之扁若何而明若何而誠若何而敬若何而義於心身必有用力之實而於經也豈口吟手披尋行數墨而可以明

之哉噫未易明也忽之以為易不可也憚之以為難亦不可也志於斯者其思之其勉之思而通焉勉而至焉真儒明經之學復見於朱子之鄉不其傳歟不然知不實知能不實能漫漫焉曰明經髙則昔之經師卑則今之時流而已志於斯者思之哉勉之哉浞受初命主龍泉簿炳文前長信州路道一書院明經府君諱昌翼所居曰考川在婺源之北三十里

潮州路韓山書院記

孟子而後儒之知道益鮮矣西漢諸儒文頗近古賈太傅司馬太史卓然者也徐考其言論識趣大率非孰儀秦之緒餘於道竟何如哉降自東漢不惟道喪而文亦弊歷唐中世昌黎韓子出追蹤西漢之文以合於三代而原道之作直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傳至孟軻而止是又為文而有見於道也豈三代以下文人之所能及哉嘗因諫佛骨事謫潮州刺史其後潮人立廟以祠宋元祐間廟徙州城之南七里逮淳祐初又於廟所

設城南書莊俾學者居焉游焉皇元奄有此土屋室灰燼於兵至元甲申韓山書院重興即廟之舊址為先聖燕居先師兖郕沂鄒四國公侍而韓子之專祠附唐時先聖配祀獨一顏子宋儒推孟子之傳由子思由曾子上接孔氏其言本諸韓子送王塤序於是配孔者四祠韓而繼一聖四師之師也固宜然書院僅復規模隘陋營繕多闕前守擬更造不果至順辛未夏總管王侯至偕其長減里沙其貳哈里蠻協謀命山長陳文子計其

費乃撤舊構新韓祠燕居位置相直寬袤齊等後有深池廣十丈許畚土實之建講堂其上扁曰原道兩廡闢齋館生日食之供有庖歲租之入有廩教官之寢處祭器之貯藏一一備具宏敞壯偉倍加於前五月經始九月落成海陽縣長忻都實董其役越明年山長將潮士之意來請記予謂書院之肇基也以韓之能有見於道也書院之增修也以王侯之能有志於教也潮之士其如之何必也學韓子之學業精行完進進而賢則奚趨

貢於王庭如韓牒所期而已由是學四先師之學道明德立駸駸而聖則奚翅篤於文行如蘇碑所褒而已不然學於書院昔人夫人今猶夫人欲與趙德並且不可是為深有負於君師之作養又何望其高睨聖賢之蘊奧乎陳文子曰潮城之東隔水有山文公平日憩息之地手植木尚存潮人稱其木為韓木山為韓山後取城東韓山以號城南之書院云王侯名元恭蠡人也

丹陽書院養士田記

黃池鎮有書院舊矣自宋景定甲子貢士劉君肇建郡守朱公以聞於朝錫丹陽書院名額撥僧寺没官之田二頃給其食厥後僧復取之而書院遂無以養士至大戊申憲使盧公議割天門書院之有餘以補不足令既出會公去不果如令人匠提舉陳侯分司黃池暇日與羣士游習知書院始末慨然興懷移檄儒司上之省省下之郡郡太守主之力竟如憲府初議俾天門書院歸田於丹陽以畝計凡四百侯猶以為未足以贍乃勸士之

有田者數十家曁官之好義者一二人各出力以助或十畝或五畝有八畝七畝者有四畝三畝二畝者積少而多所得之田以畝計凡二百噫丹陽書院之搬垂五十年而教養之闕餘三十年今一旦有田六百畝盧公開其始陳侯成其終盧公勉勵學校固其職也陳侯典治絲設色之工而用心儒教有出於職分之外者尸祝越樽俎而治庖可乎唐風之詩曰職思其居又曰職思其外夫居者其分也外者其餘也唐風思之遠者也於

職既盡其分而兼及其餘所思可謂遠也已陳侯有焉侯所勸率隸匠籍者五之一隸儒籍者十之八此豈以氣勢利害動而使之從哉能得其心說而樂助益有以也非才之優識之定其孰能感人如是田之疆畎名數久則湮羣士請勒諸石而陳侯之功尤不可泯春秋常事不書侯此舉非常也宜得書若夫士既有以養必知所以學是不待余言也侯名童單州人

## 都昌縣學先賢祠記

秦漢而下孔道之傳不續歷千數百年乃得宋河南程子遠承孟氏之緒而道國元公周子實開端於其先徽國文公又集成於其後二子當熙寧淳熙間俱守南康郡南康偏壘也傳道二大賢嘗過化焉都昌南康屬縣也疇昔仁風之所披拂教雨之沾濡流芳遺潤百世猶未泯社而稷之尸而祝之也固宜考江丞相修學碑周朱二子有專祠在縣學邇年廢而莫舉詎非掌教靡人不以為意歟天歷己巳教諭萬鈞用至惕然大憮白主

簿黄将士孚轉達縣丞何進義其縣尹李承務某僉議

諧協遂營明倫堂之西翼室設二子扁曰先賢祠允謂

知教之本者鄉賢舊亦無祠若朱門四友西坡黄氏梅

坡彭氏厚齋馮氏昌谷曹氏萃祠于明倫堂之東翼室强

齋彭氏深居馮氏暨古心江丞相配扁曰鄉賢祠表章

尊奉之餘靡不竦慕興起其於人心世教豈小補哉况

聖時崇義理之學二子皆從祀孔廟學者倘不惟二子

是師循習卑陋猥同時輩徼近利迷遠志則負公朝愧

先師矣師二子宜何如也定而無一物留於心應而無一事乖於理思必通微動必審幾博文以明善約禮以誠身敬主諸中義制諸外其庶乎教官其勗率邑士精熟朱子所釋諸經諸傳周子所著一圖一書反求之已而真識實踐可也抑自古逮今有教必有政區區邑校於教幸知所務闡明倫堂壯豪民侵疆久弗克正職典往往誘於其餌而不顧令教諭踵前官之所已行具牘於縣簿賛丞尹督府史究竟根株上事於郡卒能歸六十

年已失之地於黌宫教外之政此其一爾主簿孚少從
余學請為作先賢祠記而余因及一縣治官教官之可
書者并書之以勸方來

臨汝書院重修尊經閣記

宋淳祐戊申馮侯去疾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事至
官之日以其先師徽國文公朱先生嘗除是官而不及
赴乃於撫州城外之西南營高爽地創臨汝書院專祠
文公為學者講道之所明年己酉書院成位置分晝率

倣太學故其屋室規制非他書院比左个之左豎危樓貯諸經及羣書於其間扁曰尊經閣大元延祐乙卯樓燬於火官命重建越六年庚申四月廬陵黄鎮來長書院始克構架又三年至治壬戌九月工畢事完輪奐復舊同知總管府亞中大夫馬合睦提調其役相之者前經歷趙諧繼之者金經歷張允明也是年春予往金陵過撫山長以樓成請記予有行未暇作其冬還自金陵而總管大中大夫杜侯至與廵按官廉訪副使董侯登

斯閣周田瞻視且嘉山長之勤又一新外門齋舍廊廡
暨池亭靡不修葺而以書來促記命山長躬詣吾門以
請噫漢賈生有云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俟下車坐
未暖席而惓惓焉以儒教所當務為急其賢於俗吏遠
矣哉書院之創逮今七十餘年矣未嘗刻石記其興造
始末非闕歟今侯急人所緩而補昔人之所闕余何敢
以固陋辭夫尊經云者豈徒曰度羣書於高閣以為尊
也哉尊之一言何所本始曾子嘗言尊所聞子思嘗言

尊德性尊者恭敬奉侍不敢褻慢之謂經之所言皆吾德性內事學者所聞聞而已所聞於經之言如覃懷許公所謂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而後謂之尊讀其言而不践其言是侮聖人之言也謂之尊經可乎昔日馮侯名此閣今日杜侯之重揭斯扁也其所期望於學者為何如余少時一再就書院肄業不常處也退而私淑於經一句一字不敢輕忽資凡力小用志亦甚苦然老矣而無聞僅能通訓詁文義之粃糠於道昧如也其有

負於馮侯之意多矣繼自今學於書院者其可不深以余為戒而惕然驚懼動息語默必知所尊以求無負於杜侯之意哉杜侯名毓賢而有文常為勉勵學校之官故其加意於儒教若此云

## 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

晉靖節陶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為彭澤令後析彭澤創湖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內往往有靖節遺迹孫侯文震宰湖口因行其鄉至三學寺民間相傳以為

靖節讀書之地旁有望月臺舊基猶存乃出私錢屋於臺基之上且就縣學東偏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湖口小邑凋弊特甚扼江湖之會當驛置之衝偯興補滯廢應接往來精神光昭意氣閒暇處難若易任勞若逸固其才畧之優而又追慕先賢尊崇表章以勵末俗是豈俗吏所為者值余舟過湖口而請記其事竊惟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概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扳援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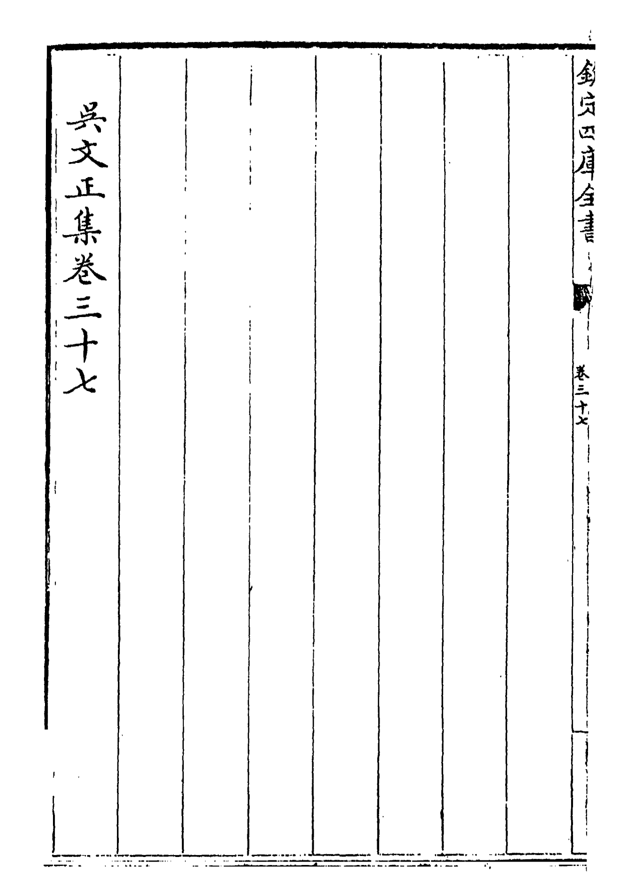
人不得已而爲錄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
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
哉觀述酒荊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
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
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
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
以降而有斯人者乎噫先生未易知也後人於語文字
間窺覘其髣髴而已然先生非有名位顯於時非有功

業著於後而千載之下使人睠睠不忘其何以得此於人哉予於孫侯之為惡乎而不喜談樂道之也侯燕人所至有廉能聲

滹南王先生祠堂記

滹南王先生藁城人金朝登進士科至今誦其經義以為法式博學卓識見之所到不苟同於衆遺言緒論之流傳足以警發後進藁城王董趙三氏勲閥世家平居尊禮父兄子弟師其言而薫其德久遠而愈不忘故三

氏偕里中儒生協心建祠於縣學講堂之右以致報事之誠國子助教董士廉請為作記余聞古者詩書禮樂之教雖至曲藝各有所師歲時入學必釋奠釋菜焉示敬道也況先生之行學識垂世不朽真古之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其有祠也固宜亦可見藁城風俗之厚矣非先生之教有以漸漬其心而然乎先生諱若字從之立朝侃侃有正氣仕至翰林直學士金亡後十年遊泰山及山之半坐大石凝然而逝時年七十



吴文正集卷三十七